

燕京大學藏書

丁易著

中國文字與中國社會

第一題



中國文字與中國社會

丁易著

中國文字與中國社會

著者

丁

易

出版者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刊期

北京西長安街甲二三號
電話：(二)〇六七九
一九五〇年五月初版
一九五一年六月再版

權·版·有

再版題記

很榮幸的，這本小冊子能夠再版，使得我在可能範圍內彌補了初版時本書圖片方面的一些缺憾。

初版時圖片是摹寫後再付膠板的，因此有些地方印得不但失真，而且非常粗劣。這次全部換成鋅板，在「存真」這一點上，比起初版是要好一些了。

其次，初版圖片都沒有附釋文，出版後承陸懋德先生等撰文提示意見，說是應該附上，對初學要方便一些。這意見是非常對的。所以這次在隸書以前的部份全都附上了釋文。不過應該聲明的是古器物文字的考釋，歷來學者說法也很有異同，這裏只是擇其近是的，不能一一詳加考證了。

圖片的選擇，這次也有一小部份的更動。

還有，本書出版後，曾送請郭沫若先生教正，承來信指出第二十三頁「易本象蜥蜴」一句的錯誤，信中說：「易字作彡，不象蜥蜴之形，案乃『深耕易耨』之易，『喪與其易也寧戚』之易，象以犁啓土之形。大著中仍主舊說，故帶及」。因本書紙型打就，無法挖改，特誌於此，以代更正。

仍要謝謝高景成、徐知白兩兄，這次圖片的釋文部份都是他們兩位代做的。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丁易記於北京。

序言

過去研究中國文字的人，是把文字當作研究中國古書的工具，管它叫做「小學」，附在「經學」範圍之內，從不把它當作一種獨立的學問來看待，這見解當然是很可笑的。後來呢，大家也明白了文字不僅僅是研究古書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門科學；同時也發現了中國文字的繁雜，成爲普及文化的障礙，必須着手改革。於是便把它獨立起來探討研究，這是一個大大的進步。三十年來，這種研究工作是有着一定的成績的。

不過文字也和其他學術一樣，要想指出它的將來方向，必須先明白它過去的發展，而這發展却又不是孤立的，它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反映。所以要想弄清楚中國文字的發展，必須要從中國社會發展中去尋找。如果不這樣，那就只是一堆龐雜的材料，最多也只能說明文字是這樣發展的，而不能說明爲什麼是這樣發展的。現在從事這樣研究工作的，似乎還不很多。

這本書就是這種研究工作的一個試驗。

對於這一試驗，我在這裏要簡單說明一下的，便是我對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問題的看法。

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到今天還沒有定論，意見分歧之點，主要的是在西周，有的說是奴隸社會，有的說是封建社會。我個人在目前的主張前一說的，理由證據這裏也無須多引，單就文字形體變化來看，西周文字結體多同殷商甲骨文，如果當時社會性質有了變化，是不會有這種現象的；而春秋戰國之際文字變化的劇烈複雜，恐怕不能沒有它的社會性質變化的基礎。所以我在本書中就根據這主張——殷商西周是奴隸社會，東周以後是封建社會——撰寫敘述。當然，這主張也只是在沒有定論之前的一個假定，還有待於各方面的探討研究，我並沒有把它當作定說的意思。但這已是題外的話了。

還有呢，這本書不過是這種研究的初步試驗，我之所以敢於貿然付印，主要的目的還是在希望引起搞文字學的朋友們對這方面的注意。不過既是試驗，又是初步，自然也就不免粗糙，不妥當和錯誤的地方一定也很多，這就期待讀者的指正了。

本書採用的圖片主要的是根據：安特生(Anderson)的甘肅考古記，李霖燦的麼些象形文字字典，羅振玉的殷虛文字前編，董作賓的殷虛文字甲編，吳式芬的攔古錄金文，羅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貞松堂集古遺文，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劉鶚的鐵雲藏匋，黃濬的古鉢集林，吳式芬的封泥考畧，李佐賢的古泉匯，孫海波的魏三字石經集錄，郭沫若的石鼓

文研究，容庚的古石刻零拾，秦漢金文錄，馮雲鵬雲鶴的金石索，羅振玉的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流沙墜簡等書。總記於此，圖片中便不一一註明了。

圖片的挑選和摹寫，多得徐知白高景成兩兄之助，於此致謝。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五日丁易記於北京。

中國文字與中國社會目錄

第一章 勞動人民創造了文字	一一七
(一) 語言和文字	一
(二) 原始社會裏的文字	四
第二章 文字變成了奴隸主壓迫奴隸的工具	一八六
(一) 「巫」和「史」掠奪並整理了勞動人民的文字成果	一八
(二) 奴隸社會崩潰時期文字上的紛亂	四二
第三章 封建社會文字的兩大系統	六五
(一) 統治階級用的篆書和民間流行的隸書	六五
(二) 統治階級用的楷書和民間流行的簡體字	八〇
第四章 文字仍要歸還勞動人民	八七
	九五

- (一) 文字改革運動——拼音文字運動……………八七
- (二) 今後中國文字改革的方向……………九二

中國文字與中國社會

第一章 勞動人民創造了文字

(一) 語言和文字

語言的發生遠在文字之前，它和文字又是分不開的，所以研究文字的起源，就不能不先談到語言。

語言的起源，說法很多：有的說起源於模仿，有的說起源於驚嘆，有的說起源於心理上的刺激，有的竟說是上帝爲人類特別創造的。這些解釋，或者似是而非，或者神秘玄妙，今天看來，錯誤已經十分明顯，這裏也就不必一一辨駁了。

其實人類語言的發生，一點也不神秘，它不是偶然發生的，發生以後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起源於人類的勞動，再經過長期的發展，逐漸進化起來的。恩格斯在「從猿到人」一書中對於語言的起源有一節正確詳細的說明：

「勞動的發達必然使得各個社會成員更緊密地互相結合起來，而且這樣一來，互相幫

助和共同協作底情形就增多了，這種共同協作的好處對於每一個人就一目瞭然了。簡單地說，這些在形成中的人已經到了彼此間有什麼東西非說不可了。需要產生着自己的器官：猿類不發達的喉管，由於音調的抑揚頓挫之不斷加多，緩慢地然而一定不移地改造起來了，而口部底器官也逐漸學會了連續發出一個個清晰的音節。

「語言是從勞動中並和勞動一起產生出來的，這個解釋是唯一正確的解釋，這可以拿與動物的比較來證明。動物之間，甚至高度發展的動物之間彼此要傳達的東西是很少的，這些東西它們不用發音清晰的語言也可以互相傳達出來。在自然狀態中，沒有一種動物感覺到不能說或不能聽懂人的語言是一種缺陷。如果它們經過人底馴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馬在和人的往來中所養成的對於發音清晰的語言的聽覺是十分敏銳的，以致在它們的想像所達到範圍內，它們能學會聽懂任何一種語言。此外，它們還獲得了這樣的感覺力，如對人依慕、感謝等等，而這些感覺力是它們向來所沒有的。和這些動物接近的人不能不承認：這些動物現在常常感覺到不能說話是一種缺陷，不過可惜它們的發音器官已經向一定的方向專門發展得很厲害了，所以無論如何這種缺陷是補救不了的。但是，只要有了適當的發音器官，這種不能說話的情形，在某

種限度以內是可以克服的。鳥底部器官和人的口部器官當然是最不相同的了，然而鳥卻是惟一能學會說話的動物，鳥中具有最討厭的聲音的鸚鵡却說得最好。」

恩格斯這段話，後來古列夫又有一些補充的說明，他用現在人類呼喊的聲音來說明語言起源於勞動，而且是在「集體的勞動」的組織中發生的。他說：

「語言——『說話的天才』的發生，不是驟然的，是與勞動製造工具長期發展而複雜的結果。最初的音節發現於不知不覺的呼喊之中，這種呼喊的聲音，是在勞動過程中用力時奪胸部而出來的（或者在『爲生存奮鬥』用力時而發生的）。這種呼喊，很能辨別出來：『哈』（*xxa*）——伐木者的聲音；『嗚嚇』（*uxx*）——拖重者的聲音；『谷拍』（*gad*）——跳高者的聲音；『啡』（*fei*）——吹火者的聲音。這就是人類語言的雛形。我們一定要注意到最初勞動是『集體的』，勞動的呼聲，在『集體的勞動』的組織中含有莫大的意義。因爲原始的技術非常幼稚，工具笨拙，勞動勢不能不採合作的集體形式。因此，勞動便必然造成原始人類的鐵環，把散漫的『羣』變成了堅固的組合而形成『人類社會』。由合作的集體勞動，使交換意思的方法也要改善起來，隨之以種種呼聲，間雜以手勢表情，以致傳達之用。」（論恩格斯著「從猿到

人」)

根據以上，我們就可以說：語言的產生是由於人類勞動合作所必需的結果。語言和文字是分不開的，語言的起源如此，文字的起源也是同樣。

(二) 原始社會裏的文字

語言是由勞動產生的，是人類勞動合作所必需的結果。但語言是有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的，它只能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之內來表達意義，它不能傳於異地，留於異時。而人類勞動是逐漸發展，逐漸複雜的，要適應這發展和複雜，就漸漸感覺得語言有許多缺陷了，就不得不找一種補救語言缺陷的東西，這樣就產生了文字。所以文字也是由勞動產生的，而且是勞動人民所創造的。

說到文字，我們立刻便會想起中國古代的一個傳說——倉頡造字。這個傳說，是發生在戰國以後，荀子解蔽篇：「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照這語氣看來，在倉頡以前似乎還有造字的人。到韓非子和呂氏春秋便專指倉頡了。到淮南子便越發說起神話來，說是「昔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本經訓）。同時又說是還有另外幾個造字的人，什

麼史皇、沮誦之類。至於倉頡是什麼時候人，也各有各的說法：有的說是黃帝的史官，有的說是古代的帝王，有的說是神農時候的人，有的說是伏羲時候的人，有的又說是在伏羲以前。總之這些傳說神話，誰愛怎麼說就怎麼說，這裏也就表過不提。

文字既是原始社會裏勞動人民在勞動過程中創造出來的，但却不是一下子就創出了端端正正的文字，這創造也是逐漸發展的。這發展大約可分爲兩個階段——首先是結繩，其後是繪畫。

先說結繩：

結繩，在中國原始社會裏大約是曾經有過的，到現在我們碰到明天要做一件要緊的事，怕忘記了時，也常常說「褲帶上打個結」。那麼，我們的祖先大約也的確經過這麼一個「結」的時期，當然這「結」不一定是打在褲帶子上。

在中國古書上也有許多提到古代「結繩」的事。如周易繫辭下傳云：「上古結繩而治」。莊子胠篋篇也說上古時容成氏等十二個時代是「民結繩而用之」。許慎說文叙說「神農氏結繩爲治」。從這些傳說中可以推測中國古時大概確有結繩的法子，只是怎樣一個結法，今天却沒法知道了。周易正義引鄭玄注倒提到了一點，說是：「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

其繩」，不過這話也實在模糊得很，等於沒有說。有人說中國的「八卦」是原始文字，但也說不定就是結繩一類的遺形，都不打結的是乾☰，中間各打一個結的是坤☷。不過這也是推測而已，毫無證據的。但在未開化的民族中，這結繩的方法却還有保留的，如秘魯土人的「打結字」(Quipus)，扯起一條橫繩，再掛上許多直繩，拉來拉去的結起來，像個破網一樣，我們祖先的結繩，恐怕也就是這樣。

且不管他們怎樣結法罷，他們這「結」是爲了勞動合作的需要，而不是像後來少爺小姐們打的「同心結」或「萬字結」那種鬧着頑兒的「結」，却是可以斷言的。

只是這「結」打一個兩個還可以記得，七個八個也還不打緊，再一多了可就有些麻煩，滿里都魯的一大串，記性再好的人也難以記得，這就不得不另想辦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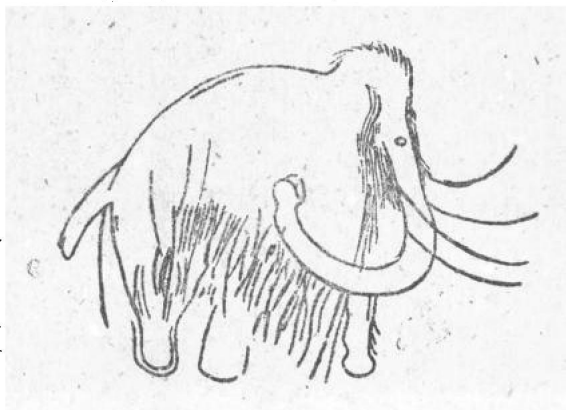
這辦法便是繪畫。

繪畫在今天是一種藝術，但在原始社會裏是從勞動合作需要的結果「結繩」發展而來，所以它的興起也是由於勞動合作的需要。比如說，原始人打獵，打到了一頭野牛，他想把這事告訴別人，用「結繩」辦法當然不成，於是照着野牛的模樣畫了下來，使別人看了，知道有這麼一件獵獲野牛的事。西班牙亞勒太米拉 (Altamira) 洞中所畫的野牛，據考古學家

Altamira 洞中之壁畫



Combarelles 洞中之線刻



說，遠在兩萬年以上，還有康巴列爾(Combarelles)洞中所刻的古象，都是這種原始人勞動